



近現代教育的開拓者

蔡元培

在香港的最後時光

「文化名家 香江足跡」系列四

香港南區文學徑有不少紀念文化名人之地標，其中有一處，位於香港仔海傍道近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入口，是紀念蔡元培的雕塑「漫步過去」，展示中國近現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所提出「自省」的教育理念。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鄭培凱表示，蔡元培是中國近現代偉大的文化名人，1937年移居香港，文化軌跡雖不多，但對後世具有重大的啟示性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蔡元培作品和教育理念

公理昭彰，戰勝強權在今日。概不問，領土大小，軍容贏拙。文化同肩維護任，武裝合組抵抗術。把野心軍閥盡排除，齊努力。我中華，泱泱國。愛和平，禦強敵。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。獨立寧辭經百戰，眾擎無愧參全責。與友邦共奏凱旋歌，顯成績。

《滿江紅·反侵略歌》

當此全民抗戰期間，有些人以為無鑒賞美術之餘地，而鄙人則以為美術乃抗戰時期之必需品。抗戰時期所需要的，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，又有強毅的意志。為養成這種寧靜而強毅的精神，固然有特殊機關，從事訓練，而鄙人以為推廣美育，也是養成這種精神之一法。

《在香港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演講詞》



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，顯有分別：職業教育好像一所房屋，內分教室、寢室等，有各別的用處，普通教育則像一所房屋的地基，有了地基，便可把樓台亭閣等，建築起來。故職業教育所注重的，是專門的技能或知識，有時研究到極精微處，也許有和日常生活絕不相干的情形。例如研究衛生的，查考起微生蟲來，分門別類，精益求精，有一切另外的專門學問的特異點。

《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》

好轉的時候，他也參與社會活動，不計得失地利用自己的影響力，為人們帶來思想上之啟迪。1938年5月應宋慶齡之邀，出席由「保衛中國同盟」和「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」主辦的位於中環花園道聖約翰大禮堂（今聖約翰座堂）的美術展覽，發表公開演講，強調抗戰時期，美育之重要。

1939年7月，蔡元培被推舉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。分會希望他可以創作會歌，他欣然提筆寫下了《滿江紅·反侵略歌》，歌詞曰：「公理昭彰，戰勝強權在今日……我中華，泱泱國。愛和平，禦強敵。」全篇洋溢濃濃愛國情，彰顯抵抗外敵侵略者之雄心壯志，且該歌詞之後刊登在1939年12月16日的《大公報》上，讀者讀畢無不燃起報國之壯志。

蔡元培在香港雖然只有不到三年的時間，卻讓他感到擁有了閒暇的時光，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：「我自來香港以後，絕對不應酬，不輕易見客，有許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與通問，並不見怪。我於是有暇讀書，有暇著書，為十年來所未有。」

國難當頭、身體疲病，蔡元培也並非全不接見友人，畫家劉海粟曾在1939年12月，應邀赴南洋主持「中國現代名畫義展展覽會」，順途香港，就去拜訪了蔡元培。蔡元培對劉海粟有舉薦之恩，十分欣賞其藝術理念。這次見面，二人相談甚歡，劉海粟請蔡元培在自己的作品《滾馬圖》上題字，獲題「清新俊逸」四字。

忠骨埋於香江

1940年3月3日，蔡元培在居住的寓所頭暈倒地，口吐鮮血，被送往香港養和醫院治療。5日上午九時三刻，蔡元培病逝。

1940年3月10日，商務印書館主持為蔡元培舉殯，當日全港學校和商店均下半旗誌哀，蔡元培的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，再經波斯富街、軒尼詩道、皇后大道、薄扶林道，進入南華體育場公祭，參與公祭的有學校師生、政商界和文化界人士，沿途更有五千餘位市民列隊目送。根據當年《大公報》的報道，蔡元培於3月7日下午入殮時，「蔡公遺體……四周堆置各界致贈之花圈，四壁亦滿懸輓聯。」蔡元培永眠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，上刻葉恭綽書「蔡子民先生之墓」。

在鄭培凱看來，蔡元培在香港的時間，雖已暮年，身體抱恙，依然心繫家國、民生，堅持抗戰，其所展示的人格魅力，令香港人對他心生尊敬。特別是他提倡美育，強調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對香港教育事業有很大的啟發，「蔡元培過世的時候，各界文化名士，弔唁者非常多，人們都銘記一個點：一代文化名人，他在香港過世。」

蔡元培百年之後，後世常有紀念憑弔，寄託哀思。他在世的貢獻，不朽的教育理念，受後世共仰。

縱觀中國近現代史，蔡元培可當傳奇二字，他既是革命者，也是教育家，早年接受傳統科舉教育，進士出身。1905年，同盟會成立，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。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，大膽革新，開「學術」與「自由」之風，支持新文化運動。

提倡德智體美勞育人理念

「蔡元培是一個在傳統學者中地位高，同時又有革命精神的人。」鄭培凱表示，蔡元培接受傳統科舉教育，高中進士，做過翰林院編修，目睹滿清的黑暗，又參與了辛亥革命、加入同盟會，與孫中山關係很好。

鄭培凱指出，蔡元培重視教育，早年因為留學海外，令他對中國傳統教育以及西方教育模式，都有深刻的認識。其後，蔡元培在中國教育發展進程方面作出開拓性貢獻，他做過北京大學校長，倡導成立國立北京美術學校（中央美院的前身）。1916年，《大公報》曾刊登有關蔡元培獲任命為北大校長的報道。

鄭培凱補充說：「從科舉制度改為中國現代教育，蔡元培貢獻巨大，後來他所提倡的德智體美勞的育人理念，也成為了現代教育的奠基。」

這樣一位中國近現代史上文化名人，曾多次來到香港。根據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翻查到的資料顯示，蔡元培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首次來到香港，當時他與一位高姓友人一起高中進士，高某邀請蔡元培去自己家鄉，其間二人同住香港，並在西環小住。

1930年代初，蔡元培第二次來到香港，參加香港大學活動，留有合照。

創作《滿江紅·反侵略歌》

1937年11月12日，日軍攻陷上海。當時蔡元培因為身體需要休養，就在11月27日離開上海，29日抵達香港，先是落腳在港島皇后大道中的順斯酒店，隨後又住過跑馬地摩理臣山道的崇正會館，次年攜家人搬到了九龍柯士甸道156號。

「蔡元培來香港主要是為了養病，因為身體的原因，多數時間都深居簡出，只在香港公開出席了一場活動。」鄭培凱形容：「蔡元培作為一代教育家，又有符合當時時代要求的抗戰精神，代表的是一種進步、開放、追尋中國的未來，獲得了香港民眾的敬重。」

蔡元培在香港時，行事低調，但還是有不少活動的邀約以及友人的拜訪，因為身體原因，只得一一推辭。身體有

蔡元培「以美育代宗教」

鄭培凱談及蔡元培的教育理念，希望現在的人可以多關注他所提出的「以美育代宗教」。「西方人的宗教觀念很強，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樣的終極追求。蔡元培提出的美育，就是希望我們有一個很高的對於真善美的追求。」鄭培凱表示。

「我們要好好實踐其所強調的美育，而這些都涉及人類對於真正美好事物的追求，是一種十分高尚的道德情操。」鄭培凱認為，蔡元培學貫中西，其所說的觀點高瞻遠矚，是中國文化長遠的未來，這點很值得去研究。正因此，鄭培凱期待今天的人能從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上，意識到很多事不能只看眼下，眼光要看得長遠，「因為他提出的理念，是結合中西文化理念融合所提出，是關乎全人類的事，值得我們銘記。」他建議香港可以多舉辦一些紀念蔡元培的紀念會等活動。

「中國近百年以來，出現了很多政治、經濟等方面的名人，蔡元培作為一個在教育上有卓越貢獻的人，如同一座航海的燈塔，指揮着我們如何在茫茫大海中，也能成功泊岸，他就是這樣一個人。」鄭培凱說。



《蔡子民先生言行錄》

這是一本展示蔡元培重要思想論的著作，主要圍繞教育、文化、藝術、社會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，其以教育改造社會奠基生活之主張與實踐即可見一斑。其見解通達透徹，主張客觀明晰，歷來為學者、讀者所借鑒參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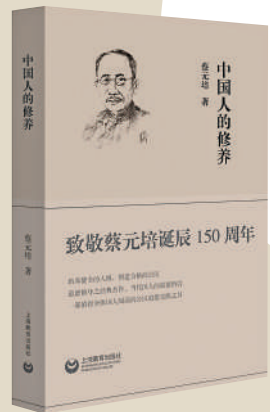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石頭記索隱》

蔡元培的《石頭記索隱》雖非鴻篇巨製，但在紅學研究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。雖然索隱派隨着新紅學的興起而日漸式微，但正是此文引發了胡適的《紅樓夢考證》一文的誕生。在蔡元培看來，《紅樓夢》是一部政治小說，說的還是明朝、漢人、漢文化。

這本書是蔡元培在公民道德修養方面的代表作。全書內容豐富，包括德育三十篇、智育十篇和中學修身教科書（上篇和下篇），綜合呈現蔡元培對於現代中國人應具有的道德素養所持的願景。通過這些內容，人們可以深度了解到蔡元培關於倫理道德、人格修養等方面的理論精神與具體操作指導。

《中國人的修養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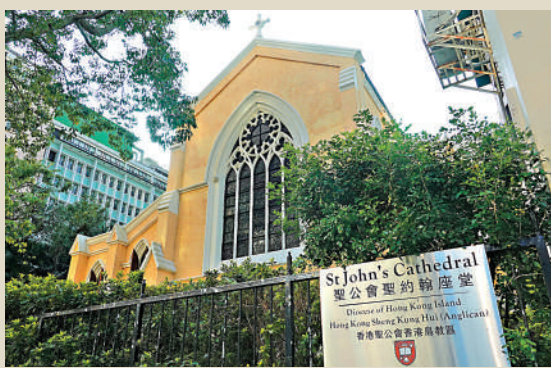


▲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入口紀念蔡元培的「漫步過去」雕塑。



▲蔡元培和家人曾住在九龍柯士甸道。

▲中環聖公會聖約翰座堂，蔡元培曾在這裏發表公開演說。



▲《大公報》1939年12月16日刊登蔡元培的《滿江紅·反侵略歌》。

▲蔡元培。



蔡元培在港足跡